

乐观人格倾向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研究

吴雨晨^{1,2}, 杨丽^{1,2}, 梁宝勇¹

(1.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天津 300074; 2.天津大学心理研究所, 天津 300072)

【摘要】 目的: 探讨乐观人格倾向的理论模型, 编制乐观人格倾向问卷。方法: 分别对 108 名、216 名及 334 名大学生组成的样本进行 ELOT 中译本问卷分析、乐观人格倾向预测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该问卷正式版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结果: ELOT 问卷并未呈现两维性, 统计指标未达应有标准。探索性因素分析提示乐观人格倾向问卷支持一维结构理论,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一维模型拟合良好: χ^2/df 为 3.32, RMSEA 为 0.08, SRMR 为 0.05, CFI 为 0.97 等; 信度较高: Cronbach's α 系数 0.932, 折半信度 0.919, 重测信度 0.802。同时效度检验: 乐观和生活满意度、抑郁和焦虑症状均有显著中等强度的相关。结论: 乐观人格倾向为一维结构; 乐观人格倾向问卷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 可以用来测量个体的乐观人格倾向性。

【关键词】 乐观人格倾向; 信度; 效度; 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7)04-0335-04

Dispositional Optimism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U Yu-chen, YANG Li, LIANG Bao-yong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theory model of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develop the Dispositional Optimism Questionnaire (DOQ) for Chinese People. Methods: ELOT was analyzed with a sample of 108 undergraduates. DOQ was developed and evaluate with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two samples of 216 and 334 undergraduates respectively. Results: ELOT did not show two-dimensions, and its statistical indexes were below the required standar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dispositional optimism questionnaire supported one-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one-dimensional model showed good fit: χ^2/df was 3.32, RMSEA was 0.08, SRMR was 0.05, et al;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DOQ was satisfying. Cronbach's α was 0.932,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was 0.919, and the retest reliability was 0.802. Optimism was moderately associ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nclusio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has one-dimensional structure; the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indexes are fine and DOQ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individual dispositional optimism.

【Key word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Reliability; Validity; Factor analysis

近年来, 心理学界开始关注人格中积极、健康的方面, 以人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美德和机能等为出发点, 提倡用积极的方式来解读人的心理现象^[1]。乐观正是一种重要的积极认知倾向, 属于个体的信念系统, 是个体的一种重要而又健康的自我暗示, 有助于产生积极情绪, 增加人的心理能量, 提供正面思考的力量。大量研究表明乐观与适应的应对策略有显著的正相关^[2-4], 乐观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也比较肯定^[3,5]。

乐观人格倾向 (dispositional optimism) (也译作“气质性乐观主义”) 的定义由 Scheier 和 Carver 提出, 是指对未来事件结果的一种积极的期待^[6]。他们认为个体除了在具体情境中的期望之外, 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还发展出一种类化期望, 而乐观则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征, 正代表了这种类化期望。乐观人格倾向的研究模型主要有一维和二维两种。一

维模型认为乐观和悲观是一维连续体的两极, 一端是那些倾向于最乐观看待生活的人, 另一端是典型的悲观者, 他们倾向于用最消极的眼光看待世界。根据一维理论观点, Scheier 等发展出了生活取向测验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6] 及其修订版 (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R)^[3], LOT 及 LOT-R 是乐观研究领域中最最为广泛应用的测量工具。二维模型则建立在利用 LOT 或 LOT-R 进行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该模型认为乐观和悲观是两个独立而又相关的维度, 悲观主要与神经质、消极情绪相关; 乐观主要和外倾性、积极情绪相关^[7]。香港学者认为对香港被试的测量结果更倾向于支持一维模型^[8,9]。这提示: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乐观和悲观很可能是一个维度的两极。值得一提的是 LOT 或 LOT-R 在施测过程中一直存在信效度不高的问题。综上, 研究中国人乐观人格倾向的理论模型, 发展适合东方文化的测量工具势在必行。

本研究通过访谈调查,结合中国人对乐观的理解,将乐观人格倾向作为一种较稳定的人格特征来研究,并将其含义界定为个体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倾向。

1 对象与方法

1.1 预测问卷的形成

翻译 Chang 等编制的扩展的生活取向测验 (the Extended Life Orientation Test, ELOT)^[8],该问卷由 LOT 发展而来,但理论基础为二维模型,包括乐观(5个项目)和悲观(9个项目)两个维度,基于该问卷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澄清中国人的乐观主义理论模型。首先对 ELOT 项目进行 3 次英汉互译,尽可能使翻译贴近愿意又符合汉语文化习惯。确定中文翻译后预测并分析问卷,找出部分适合东方文化的项目。结构式访谈,包括开放式问题和封闭式问题,如:“您认为什么是乐观主义?”“您认为乐观是一个人稳定的个性特点吗?”“您认为乐观的人有哪些特点?”“您认为悲观的人有哪些特点?”“您认为乐观主义表现在哪些方面?”等为问题,对 41 名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社会工作人员进行访谈,然后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编码,形成部分项目。综合以上两个项目来源,形成由 60 个项目组成的预测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进行评估(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能确定,4=同意,5=非常同意)。

1.2 对象

样本 1: 在天津高校整群选取 115 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进行 ELOT 中译本的测试,回收有效问卷 108 份,男生 49 人,女生 59 人,年龄 17~23 岁 (20.21 \pm 1.05)。样本 2: 在天津高校整群选取 230 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乐观人格倾向预测问卷的预备测试,有效问卷 216 份,男生 91 人,女生 115 人,年龄 18~23 岁 (20.51 \pm 0.93)。样本 3: 在天津高校整群选取 340 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乐观人格倾向问卷及其相关效标问卷的测试,有效问卷 334 份,男生 146 人,女生 188 人,年龄 18~24 岁 (20.68 \pm 1.14) 岁。其中 63 人参加了 3 周后的重测。经显著性检验,以上样本男女均无显著差异。

1.3 研究工具

测量工具: Chang 等编制的 ELOT 问卷,乐观和悲观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7 和 0.89^[8],本研究采用中译本; 自编乐观人格倾向问卷预测版;

经对预测问卷分析后形成的乐观人格倾向问卷正式版; Diener 等编制,国内修订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10]; William 编制,国内修订抑郁自评问卷 (SDS)^[11]; Zung 编制,国内修订焦虑自评问卷 (SAS)^[11]。

采用 Spss12.0 和 Lisrel 8.7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对 ELOT 中译本的问卷分析

选取样本 1 数据,对 ELOT 中译本进行具体项目选项的频次统计及相关分析发现有些项目可能有明显的群体倾向,例如“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这一项目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测量不出乐观与悲观倾向,这与教育更相关,多数人的回答反映的是价值观念。另外,项目间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情况,所有项目间的相关为 0.004~0.485,12、14、15、18 等项目与其他项目间的相关性多不显著。在 KMO 值为 0.692 的情况下,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正向和负向陈述没有分离成两个维度,与原始问卷大相径庭,限制两因素分析时,正反项目仍交错出现,不能将乐观和悲观分离出来。利用 Lisrel 8.7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一维模型和二维模型的拟合均较差, $\chi^2/df < 2$,拟合指数未达到应有标准^[12],见表 1。信度分析:乐观和悲观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27, 0.675。

根据以上对 ELOT 分析结果,并不能得出 ELOT 在中国样本中为乐观和悲观两维结构的结论。

表 1 ELOT 中译本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NFI	RMSEA	CFI	IFI	RFI	SRMR
一维模型	177.82	90	1.98	0.66	0.095	0.79	0.80	0.61	0.096
二维模型	164.54	89	1.85	0.68	0.091	0.81	0.81	0.62	0.097

2.2 乐观人格倾向预测问卷的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选取样本 2 数据对预测问卷首先进行项目分析,所有项目区分度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以 SPSS12.0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并以最大变异法转轴,删除因子载荷小于 0.50 的项目及以不同方式表述同一内容的条目后保留 20 个项目,KMO 值为 0.944, $P < 0.000$ 。结果得到 4 个主要因素,但所有项目在因素 1 上的载荷均大于 0.50,而另外 3 个因素均不超过 3 个项目,因子载荷小于 0.50 且与因素 1 双载荷,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乐观人格倾向为单因素模型,解释方差为 41.533%。各项目因子载荷见表 2。

2.3 乐观人格倾向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 20 个项目的正式问卷及用于效度检验的问

卷(SWLS, SDS, SAS)对样本 3 进行施测。利用 Lisrel 8.70, 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正式问卷进一步做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见表 3。结果显示多种评价标准的拟合指数均提示该模型拟合较理想。

表 2 乐观人格倾向问卷的各项目因子载荷

项目	因子载荷	项目	因子载荷	项目	因子载荷	项目	因子载荷
30	0.736	50	0.684	23	0.632	32	0.594
51	0.725	54	0.668	52	-0.624	39	0.589
59	0.714	15	0.642	18	0.623	44	0.585
60	0.706	28	0.636	58	0.618	2	0.569
31	0.688	36	0.635	45	-0.616	35	0.564

表 3 乐观人格倾向问卷的拟合指数(n=334)

χ^2	df	χ^2/df	NFI	NNFI	RMSEA	CFI	IFI	RFI	RMR	SRMR
563.62	170	3.32	0.95	0.96	0.08	0.97	0.97	0.95	0.03	0.05

2.4 乐观人格倾向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2.4.1 信度 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折半信度检验,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2, 折半信度 0.919, 3 周后重测信度 0.802, 表明该问卷信度良好。

2.4.2 效度 综合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均支持一维结构模型, 各项统计指标显示该模型有较高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以 SWLS, SDS, SAS 与乐观人格问卷的相关性评价该问卷的同时效度, 结果显示乐观人格倾向与生活满意度有中等强度的显著正相关($r=0.507$), 与抑郁($r=-0.552$)、焦虑症状($r=-0.519$)有中等强度的显著负相关。

3 讨 论

从 1985 年 Scheier 等提出乐观人格倾向的概念以来, 西方心理学界对其理论模型一直争论不休, 但纵观多年来的研究发现, 支持二维模型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应用研究中发现 LOT 的正负项目分离成两个维度, 并且与抑郁、自尊等变量之间相关的显著性不同的基础之上。这种结论尤其在跨文化研究中多见^[13, 14]。遗憾的是二维理论始终都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回答乐观和悲观是如何同时融入个体的个性倾向性之中的问题。本研究首先对以二维模型为理论依据编制的 ELOT 进行修订分析, 探讨二维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发现正负项目并未分离, 一维和二维的模型拟合结果均不理想。ELOT 编制基础为二维模型, 因此一维模型拟合不佳很好解释, 但二维模型拟合也不理想的原因, 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种: 乐观确实是一维结构, 乐观和悲观是一个维度上的两级, 每个人都落在这一连续体上的某一点, 一个人是乐观者或悲观者, 而不可能同时既乐观又悲

观。文化差异较大, 东西方对乐观的理解上存在不一致之处, 某些项目在中国文化理解中并非代表乐观主义, 比如: “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这一项目与中国文化教育更相关, 多数人的回答反映的是价值观念。另外如: “最好想到会失败, 这样当真的失败时打击就不会太大”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反映个体为了降低应激引起的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 被试对这两个项目的选择与反映对未来美好期待的项目并不一致, 相关性不显著。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 防御性的悲观似乎更为常见, 个体降低自己的期望值, 做最坏的打算, 但期待美好未来, 这并不矛盾, 也不代表绝对的悲观。翻译不准确, 使得项目表达并非原意或引起被试误解。被试不够认真, 随意答题, 致使测量过程本身引起问卷信效度不高。通过本研究对二维模型的探讨, 从一定程度否定中国人的乐观和悲观为二维的观点, 但这不代表二维模型应该被舍弃。本研究仅是一个初步探讨, 还有待于更精深的研究进一步来证实。

国外较为常用的 LOT 和 LOT-R 测验各有 5 个项目和 4 个项目组成, 有学者提出项目过少、信效度不稳定的问题^[15], 并且一直存在维度上的争议, 香港虽然曾对 LOT 及 LOT-R 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修订, 但信效度也不够理想。因此在编制问卷的过程中, 在项目的鉴别力达到显著水平的基础上, 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 选取因子载荷高的 20 个项目进行理论结构的分析, 探索发现一维模型最为合理, 这一点在另选样本后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包括信效度检验, 各项统计结果都基本达到较好的标准, 结果支持建立一维模型。

在同时效度的检验中, 乐观和生活满意度、抑郁和焦虑症状均有显著中等强度的相关。乐观的个体对自我的生活肯定程度比较高, 多数处于满意状态, 相应的抑郁和焦虑症状都比较少, 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可见乐观是人格中重要的积极资源, 这种人格倾向是一种有效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 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 在心理应激反应过程中起缓冲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心理疾患。

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仅以大学生为受试者, 而没有采用其他年龄和职业的群体, 但以往的研究发现乐观人格倾向不存在性别差异^[14]、也无明显年龄差异(成人与老年人)^[16], 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似乎可以谨慎地向其他群体推广。

参 考 文 献

- 1 任俊, 叶浩生. 积极人格: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 华中

-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44(4): 120- 126
- 2 Scheier MF, Weintraub JK, Carver CS. Coping with stress: Divergent strategies of optimists and pessimis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257- 1264
 - 3 Scheier MF, Carver CS, Bridges MW. 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Neuroticism (and Trait Anxiety, Self-Mastery, and Self-Esteem): A Reevaluat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6): 1063- 1078
 - 4 Hatchett GT, Park HL. Relationships among optimism, coping styles, psychopathology, and counseling outcom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4, 36: 1755- 1769
 - 5 Vickers KS, Vogeltanz ND.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s a predictor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0, 28(2): 259- 272
 - 6 Scheier MF, Carver CS. Optimism, coping, and health: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lized outcome expectancies. *Health Psychology*, 1985, 4: 219- 247
 - 7 Marshall GN, Wortman CB, Kusulas JW, et al. 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pessimism: Relations t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mood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2: 1067- 1074
 - 8 Lai JCL. Relativ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optimism versus the pessimism index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Psychological Record*, 1997, 47: 399- 410
 - 9 Lai JCL, Yue X. Measuring optimism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with 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0, 28: 781- 796
 - 10 Diener E, Emmons RA, Larsen R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 71- 75
 - 11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96- 197, 235- 237
 - 12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著. 结构方程模型及应用.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15- 17, 45, 155
 - 13 Chang EC, Asakawa K, Sanna LJ. Cultural variations in optimistic and pessimistic bias: Do Easterners really expect the worst and Westerners really expect the best when predicting future lif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3): 476- 491
 - 14 Hardin EE, Leong FTL. Optimism and pessimism as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lf-discrepancies and distress among Asian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5, 52(1): 25- 35
 - 15 Lai JCL, Yue X. Measuring optimism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with 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0, 28: 781- 796
 - 16 Isaacowitz DM. Correlates of well-being in adulthood and old age: A tale of two optimism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5, 39: 224- 244

(收稿日期:2006- 12- 12)

(上接第 396 页)

不同。低自尊的个体, 当预期会失败时, 会通过停止努力来保护自尊。相反, 高自尊个体, 当在任务上表现出色, 并且能够显示出非常有能力时, 也倾向于更多的自我妨碍, 以证实自己具有高超的能力, 从而增进其自我价值感^[1]。

本研究还发现回避型成绩目标和掌握目标都能预测到自我妨碍, 但掌握目标对学业自我妨碍的负向预测作用大于回避型成绩目标。这表明, 愈以掌握目标取向为其成就目标的学生愈少使用自我妨碍。

参 考 文 献

- 1 何江军. 学业自我设限行为的研究. 中国临床康复, 2006, 10(6): 107- 109
- 2 李晓东, 袁冬华. 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对自我妨碍的影响. 心理科学, 2004, 27(6): 1337- 1339
- 3 李春方. 中学生的学业自我妨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12
- 4 袁冬华. 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对自我妨碍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4
- 5 Charles EK, Emily AK, Nan AC. Development of Self-Handicapping Tendenci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8, 138(4): 524- 534
- 6 李晓东, 林崇德, 聂尤彦, 庞爱莲. 课堂目标结构、个人目标取向、自我效能及价值与学业自我妨碍. 心理科学, 2003, 26(4): 590- 594
- 7 尚丽娟. 初中生学业自我妨碍的初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5
- 8 沈烈敏. 关于学生自我妨碍策略与学业不良的相关研究. 心理科学, 2006, 29(3): 618- 620
- 9 David L, Frederick R.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Self-Handicapping: Discounting, Augment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of Self-Esteem.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997, 21(2): 147- 163
- 10 Rosenberg 自尊量表 (SES).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编著.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增刊), 1999. 318- 320
- 11 Tim U, Carol M. Academic Self-handicapping: What we know, What more there is to lear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1, 13(2): 115- 138

(收稿日期:2006- 12- 16)